

编者按

初冬的这场雪一扫多日的阴霾,给我们送上一场美丽、洁白的邂逅,虽然雾霾再次来袭,但阻挡不了冬天的魅力,也遮挡不住人们对美好的憧憬。本期精选了几篇关于冬天的美文,暂时忘却身边的雾霾,享受一下他们笔下的冬天吧!

济南的冬天

☐老舍

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，像我，冬天要是不刮风，便觉得是奇迹；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。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，像我，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，便觉得是怪事；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。自然，在热带的地方，日光永远是那么毒，响亮的天气，北有点叫人害怕。可是，在英国的冬天，却能有温晴的天气，济南真得算个宝地。

设若单单是有阳光，那也算不了出奇。请闭上眼睛想：一个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，这不是个理想的境界？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，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。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，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小摇篮里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：“你们放心吧，这儿准保暖和。”真的，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。他们一看那些小山，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，有了依靠。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，便不知不觉地想起：“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？这样的温暖，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？”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，他们也并不着急，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，干啥还希望别的呢！

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。看吧，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，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，好像日本看护妇。山尖全白了，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。山坡上，有的地方雪厚点，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；这样，一道儿白，一道儿暗

黄,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;看着看着,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,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。等到快日落的时候,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,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,微微露出点粉色。就是下小雪吧,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,那些小山太秀气!

古老的济南，城里那么狭

窄，城外又那么宽敞，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，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，对，这是张小水墨画，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。

那水呢，不但不结冰，倒反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，水藻真绿，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。天儿越晴，水藻越绿，就凭这些绿的精神，水也不忍得冻上，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

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！

看吧，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，空中，半空中，天上，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，那么蓝汪汪的，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。这块水晶里，包着红屋顶，黄草山，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。

这就是冬天的济南。



名家言

冬天

☐ 朱自清

说起冬天，忽然想到豆腐。是“小洋锅”(铝锅)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。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一小块一小块豆腐煮在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。锅在“洋炉子”(煤油不打气炉)上，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，越显出豆腐的白。这是晚上，屋子老了，虽点着“洋灯”，也还是阴暗。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。“洋炉子”太高了，父亲得常常站起来，微微地仰着脸，觑着眼睛，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，夹起豆腐，一地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。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，但炉子实在太高了，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。这并不是吃饭，只是玩儿。父亲说晚上冷，吃了大家暖和些。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；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，等着那热气，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。

又是冬天，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。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。S君刚到杭州教书，事先来信说：“我们要游西湖，不管它是冬天。”那晚月色真好；现在想起来还像印在身上。本来前一晚是“月当头”；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。那时九点多了，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。有点风，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；当间那一溜儿反光，象新研的银子。湖上的山，只剩了淡淡的影子。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。S君口占两句诗道：“数星灯火认渔村，淡墨轻描远黛痕。”我们都不大说话，只有均匀的桨声。我渐渐地快睡着了。P君“喂”了一下，才抬起眼皮，看见他在微笑。船夫问要不要上净慈寺去；是阿弥陀佛生日，那边很热闹。到了寺里，殿上灯烛辉煌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，好像醒了一场梦。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S君还常常通着信，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，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，以后便没有消息。

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，一家四口子。台州是个山城，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。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。别的路上，白天简直不大见人；晚上一片漆黑。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，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，但那是少极了。我们住在山脚下。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。夏未到那里，春初便走，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；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。我们住在楼上，书房临着大路；路上有人说话，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。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，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，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，想不到就在窗外。我们是外路人，除上学校去之外，常只在家里坐着。妻也惯了那寂寞，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。外边虽老是冬天，家里却老是春天。有一回我上街去，回来的时候，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，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；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向我看。似乎台州空空的，只有我们四人；天地空空的，也只有我们四人。那时是民国十年，妻刚从家里出来，满自在。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，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。

无论怎么冷,大风大雪,想到这些,我心上总是温暖的。

碎碎念

故乡的雪

☐ 杜宇飞

初雪，总是让我想到初恋——初雪之恋。这或许是因为岩井俊二的《情书》，渡边博子站在白茫茫的雪山上喊着“你好吗”“我很好”。我想这世间所有的思念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：你好吗，我很好。而她的丈夫藤井树与藤井树之间悸动而美好的初恋，被漫长的时光掩埋了的初恋，美得我一塌糊涂。

一早醒来，推开窗，窗外已是白茫茫一片雪地了，雪还在扑簌簌地落着，鹅毛大的雪花，砸在房前屋后，一时让我很是惊奇又兴奋，这是二〇一五的年的第一场雪，在我毫无预警之下寂静无声的来了。

我与好友通了电话，她在那头说，这样的天气适合大口喝酒大口吃肉，最好是二锅头。我笑了，挺娇羞的一个妹子，竟想喝二锅头，果然是爷们。

扣掉电话，我戴上红色绒帽，裹了厚厚的围巾，与往年一样，走着雪去。此刻万籁俱静，小院已是玉树琼枝，银装素裹。昨夜还是挂满金黄叶子的老银杏树，已然光秃秃的覆上一层厚厚的积雪，稍用力一摇，头顶就会扑通扑通落下大块块的雪来，砸在头顶，落在肩上，冰凉凉的，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，耳边是不绝于耳的咯吱咯吱声，在这冷冽的冬风里，心里开出一朵雪莲来。

院里的行人极少,或者上学,或者上班了,只有些他们走过之后遗忘下来的脚印,也在慢慢地被大雪覆盖。走进后园



里，长石凳上也积了一层亮晶晶的雪，一个手掌拍下去，迅速地抽了回来，太冷了。年经一大，果然更怕冷了。一个人漫无目的的瞎逛，在这寂静的雪国里，怎么都显得有些落寞。雪飘如絮，纷纷扬扬地洒在我身上，浑身一抖一跺脚，雪片便哗哗往下掉。我抬眼望去，今年的雪确实比往年大了一些。松树林里传来妈妈的声音：儿子，咱们堆雪人吧。

要说最美的雪景，应该是在故乡。最好是鱼鳞瓦的屋檐，站在屋檐下就可以看到斜飘着的碎雪，像在飞舞的蝴蝶，梦吃着下一个冬天。它知道，冬来了，还会再有冬；我也知道，冬来了，还会有春。此时站在故乡的房顶上，极目而望，鳞次栉比的老房子都不约而同的铺上一层银雪，那景致简直美翻了，整个村庄都透亮透亮的，照进心窝里了。

忽记起旧年事，那时大约

七八岁，一下雪，就爱央着姥姥堆雪人，团雪球，不亦乐乎，甚至都不愿意让姥姥扫雪。有一年雪下的特别大，清早我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姥姥替我套了棉衣棉裤，说，外面下雪了，我堆了个雪人。这可把我高兴坏了，跑去门前一望，南屋的梧桐树旁，立了一个不太像雪人的雪人，眼睛是红豆做的，帽子是小铁桶，没有鼻子，没有嘴，只用手画了一个弯弯的弧度。那时舅舅则是嫌我们幼稚的，对雪人嗤之以鼻，而我则是极其开心的，在我童年幼小的世界里第一次见到雪人，之前的都是在小学读物中见到的。我满心

通一个电话，说一说我的兴奋不已。我也总想着，此时我若是身处老家该多好，身边有个七岁小童，这样我可以蛮有兴致地陪他堆雪人，打雪仗，雪地里听笑声。不然一个人，走在雪中，甚没意思。

雪停之后一两日，便是哗啦啦化雪的日子了。化雪是最冷的，这是老一辈人说的。化雪的时候我身上的衣服裹得就更厚了，更显得臃肿，姥姥不准我出院子里玩，连手也不让我伸了。可我偏是不听的，和小伙伴们嬉笑打闹，踩在雪水的地面上，蹦蹦跳跳，不一会棉靴就湿透了，脚趾头冰冷冷的，跑回家便是一顿数落，然后乖乖地把脚贴在暖炉上暖一暖。而屋檐的雪还在滴滴答答地落着，时间一长，在天寒地冻的冬里，就形成了一枚枚晶莹剔透的冰锥，上端粗，中段窄，下端则是尖尖的。在屋檐边排成一行，像水晶，白日里闪着光芒，最是吸引小孩子。我常与小伙伴们徒手生掰屋檐上的冰锥，可那冰锥又结实又冷，常常一个没掰断，手已经冷得要命，肿起来了。于是把手插在口袋里捂一会功夫，再继续掰，总算掰断了，也是从中间断裂下来的，但也是蛮高兴的，这个时候把它含在嘴里，冰冰凉凉的，瑟缩着脖子，很是爽。有雪的冬天，特别有趣味。

我能想到的事也就这些了,应该还有许多与雪相关有意思的往事,只是我还没有想起。此时,窗外还在飘着大雪,斜着,竖着,各尽姿态,错落有致。我想,今日的雪会下一整天吧。恩,今年,又是一个好年。